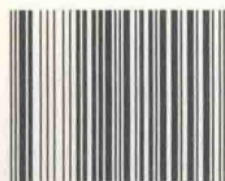


广东党史资料

第二十四辑

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9 787218 014999 >

ISBN 7—218—01499—2/K·330

定价: 7.80元

广东党史资料

第二十四辑

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1 号

广东党史资料

第二十四辑

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海外中国文化传播中心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875 印张 274000 字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 册

ISBN7-218-01499-2/K·330

定价:7.80

目 录

回 忆 录

- 难忘的往事(上) 刘田夫(1)
- 从大亚湾到九连山
- 回忆开辟九连山游击根据地的战斗历程 曾 源(54)
- 重赴上海投身救亡运动
- 参加革命斗争 60 年回忆录之三 郑星燕(80)

党史专题

- 中共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扩送民主人士
- 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概述 林 益 刘子健(107)
-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简史(上) 陈登贵(123)
- 解放军华南纵队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卢 荻(185)
- 叶挺与华侨初探 官丽珍(195)
- 方方与华侨 肖燕明(207)

大革命时期的雷州特别支部 谢 琮(219)

文化史料

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影响下的广东出版事业 金炳亮(224)
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革命文艺活动概述

..... 邹佩阳 吕锦章(247)

十年内战时期广东革命文化运动纪程..... 袁小伦(256)

省港大罢工期间的工人宣传教育工作 陈金葵(287)

论东江纵队的宣传出版活动 王晓吟(295)

许涤新昔年的译片 孙淑彦(308)

人物传记

黄松坚 李森祥 陈 逞(310)

汕梅新闻战士张问强 王子英(320)

考 证

关于广东区党委组织机构的若干问题 高宏的(336)

《广东党史资料》第1辑至第23辑分类总目录 (346)

难忘的往事（上）

刘 田 夫

第一章 青少年际遇

一、少 年 时 代

1908年10月17日（戊申年九月二十三日），我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东岳乡雷家沟村。

广安县位于川北，县城紧靠嘉陵江的支流渠江。东岳乡在广安县的北部，离正南的县城60华里，向东离渠江边的石笋河场30华里。我家乡和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协兴场仅一乡之隔，大概40华里左右，他的家乡靠近广安县城。

东岳乡属丘陵地带，是个比较容易受旱的地区，位于我们北边的邻县——营山县却是崇山峻岭。我们那里全靠北部山区的水灌溉，否则，收成较难保证。

我的家乡比较偏僻，在解放前，广大农民在地主高利贷、地租的剥削下，在封建统治下，生活是很困苦的。长年累月，劳碌辛苦，但却度日艰难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。

我的曾祖父是个中医生。一面行医，一面在镇上开了间药材铺，还租地主田地耕种，除养家糊口外，略有盈余。我祖父继承父传，也是个中医生。他兄弟四人，劳力很强，除继续开药材铺外，还开粉场养猪，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。经祖父之手，先后买了24亩田，还建了一座房子，但好景不长，其后二公、三公夭折，祖父亦相继去世，家道中落。当时我父亲仅14岁，孤儿寡妇，处境艰难。父亲结婚后，与四公分家，分得12亩田，仅可自耕自足。

父亲名刘定忠，20岁左右育我。母亲萧氏，是个染匠的女儿。外公自己开间染坊染布，有了积蓄，便买了十余亩田，因为缺乏劳力，只好出租收租。他没有儿子，只有我母亲这么一个独生女，因此，他把我视同己孙，像宝贝一样。

我1岁多便到外公家，在那里生活长达9年之久。可以说，我孩提时代，全靠外公外婆抚育成长。

当时外公年届花甲，没有文化，家中没有好书，记得只有《三字经》、《幼学琼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今古奇观》和《十殿轮回》等。看《三字经》，使我学会认字。《十殿轮回》是连环画，讲人死后，到阴间地狱十殿轮回的种种迷信故事，说什么在阳间作恶，死后到阴间就得受罪，要下油锅过铜锯等。因是图画，容易看懂意思，对我影响较大。另外，外婆和母亲虔诚信奉佛教，我有时随她们去朝山拜神，受到一些迷信教育的影响。

9岁起，我开始进入乡间私塾就读。当时辛亥革命已爆发多年，随着帝制的推翻和科举制度的废除，三家村式的私塾已日渐为洋学堂（即新式学校）所替代。无奈外公思想保守，他认为现在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丧，主要是办洋学堂办坏了。他见洋学堂的学生思想较解放，要争自由民主，不讲封建迷信那一套旧秩序，因此，视他们如同异教徒，认为他们把世道搞乱了。所以，他只准我入私塾，不准

进小学，以免受新潮之影响。

在私塾期间，所学乃四书五经之类。我估计那启蒙老师也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，而我们这些三尺童子，整天之乎者也地死记硬背，囫圇吞枣，更是根本不解其义。旧式教学之弊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我父亲의思想和外公却大相径庭，他虽则也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，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，长年披星戴月，栉风沐雨，自耕自食，可他思想倾向于新潮。废科举、兴学堂以后，时有学生到镇上宣传演讲，特别是“五·四”运动期间更多一些。他经常到镇上赶集，接受了一些新鲜东西。他听了学生们演讲之后，懂得一些道理，也佩服他们很有本事。因此，他希望我亦能进洋学堂，接受新式教育。但当时我在外公家生活，他也不好大拂老人之意，只好听之任之。

我10岁那年冬天，突然飞来一场横祸，给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并且留下了至今仍然难以忘怀的烙印。

四川沃野千里，物产丰富，自古称为天府之国。然而，自辛亥革命之后，全国军阀混战，群龙无首，大小军阀利用四川地势险夷，交通不便，加上人口众多，饥寒交迫，宁愿当兵，不致饿死，兵源不缺之机，争城掠地，拥兵自卫，各霸一方，连年内战。正因为兵多，战争多，军阀官僚贪污腐败的多，开支大刮地皮的多，人民群众更加贫穷，这就造成如此之恶性循环。许多农民由于惨受兵燹之祸，纷纷破产，哀鸿遍野，最后陷于绝境，铤而走险，落草为寇。因此，当时乡间土匪多如牛毛。

我外公人口少，除开染坊外，还有几亩田地租给人家耕种，收回一些租金，生活较为丰裕一点。土匪便想打劫我外公。我有个疏堂舅父，也就是我外公的侄儿，因生活所迫亦沦为土匪。他建议土匪不要打劫我外公，因外公年迈，可能经不起折腾死掉，且无人拿

钱赎他，捞不到什么好处，最好是绑架我。外公把我当作宝贝，一定肯出钱赎回。这样，我便被土匪劫去，关在农民家里。土匪也怕被人发现，将我东转西移，关了一个多月。外公知道我被土匪劫持，心焦如焚，最后只好忍痛花了 30 块光洋将我赎回。我堂舅父这种建议，是事后才听说的。不久，他也被捕去枪决了。

此时，我外婆已死去几年，外公又娶了一位老伴，还带来一男一女，家庭关系较以前复杂一些。我被劫，花了 30 块光洋。这在穷困不堪的农村，是一笔可观的数目，所以人家也有点意见。这样，第二年我便回到自己的家里生活。其时，家里有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弟弟、妹妹，还有一位叔叔。他是我祖母多年前从门口的路边上捡回来的弃婴，先天不足，发育不好，以后在我们家长大，也只是个辅助劳动力。

我回家以后，由于外公还干预我入学之事，所以还是继续读私塾。过了几年，外公对我的事不太管了，于是在 1921 年春，父亲把我送到东岳乡小学去读书，一进去就读初小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。学校离家有 4 华里，我朝去暮归，中午在学校搭一顿饭。因为我年纪较大，已进入 14 岁，过去又读过四书五经之类，识字较多，故第一个学期考试，成绩名列前茅。下半年进入高小一年级，按当时学制，连续读了 3 年。所学课程较多，有语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格致（理化）和英语等。其间，读到两年半时，我和萧远循及一个姓罗的少年好友到广安县投考初中，结果我和萧远循榜上有名，而姓罗的却名落孙山。罗同学要求我们回去再读半年，毕业后再来考过。萧远循不同意，他的姐夫在中学当数学教员，他于是上了初中。我则和罗同学再回高小读了半年，取得毕业证书。

高小三年，我在思想和各种常识方面有了长足进步：一是学习了格致，懂得了一些自然科学，迷信思想彻底破除了，根本不相信

有什么鬼神之类的东西，从有神论转向无神论；二是学习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、地理常识，大大开阔了视野，增长了见识。另外还学了语文、算术、英语等主课，从而为以后读初中高中打下了基础。

就在读小学前后几年，家庭因接连遭到几次打击而变得日趋困难：首先是耕牛被盗，靠借债买回一头。其次是祖母被狂犬咬伤，病故。记得是某年的春节前一天晚上，入黑不久，邻村的一条疯狗串进了我母亲的房间，我弟弟正在床上睡觉。祖母听说，怕弟弟被咬，非常焦急，赶快拿根扁担去床上驱赶，疯狗从蚊帐后面突然扑出，把祖母左手的虎口咬伤。虽则请医生看病用药，但那些土医单方根本不行，拖了40天左右，祖母狂犬病发作，不断抽筋，痛苦不堪，3天后不幸去世。因祖母治病和丧葬，家里又破费了一笔钱。再次则是叔叔结婚，这应该说是喜庆的事，但乡下结婚，男家得给女家一些财礼，还要摆几席酒宴请亲戚吃，又花了不少钱。更不幸的是，其后不久，弟弟妹妹因多吃了办喜酒时剩下的变质醪糟，染上痢疾，相继夭折。而且全家都染上痢疾，并传染波及全村及周围村庄，前后共病死二十余人。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和贫困不堪的状况。

我家不是小康农户人家，平时靠拿所剩无几的稻谷、蚕豆和绿豆之类到圩镇卖，去换回一点钱，以应付日常家用开支。因此，在三几年之间，当上述不幸事件接连发生，一笔接一笔破费之后，家境每况愈下，债台高筑，逐渐陷入了困境。

由于土生土长，我受广大农民勤劳美德的熏陶，从小就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。我在外公家生活时，就帮几个疏堂舅父推磨做粉条，有时还帮他们插秧、割稻子。回家读书后，每年农忙季节和寒暑假，我都参加田间劳动。记得12岁那年，我一连插了9天秧，多数是帮助亲戚邻里插的。我家对面村有个很穷的寡妇，他的独生子

名叫雷太平，和我同年。她家有点田，可没有耕牛，要求我父亲帮忙。我父亲也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于是，父亲和我就帮他们犁田、插秧。

二、折节读书

1925年春，我考进了县立初级中学。该校在广安县城，离家60华里。因为家境困难，靠父亲借债、外公资助和自己节省，我才能勉强读初中。那时生活苦不堪言，每月伙食1.8元，一个学期才花9元钱。平时吃酸豆角下饭。课本是借人家学过的旧课本，衣服都是外公送给我的旧衣裳，稍改一下便穿了，鞋袜是母亲用手工做的。因为学习成绩好，免交学费。我就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在初中勉强读了3个学期。

父母含辛茹苦地供我上学，我十分体谅他们的心境，所以省吃俭用，折节读书，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。这时，正是中国大革命逐渐进入高潮的时候。广安县在军阀罗泽洲统治下，大革命的浪潮有没有波及我的家乡和学校，波及有多深，我不了解。当时，我只是埋头读书，不问世事，在我的思想上没有受到什么震动和影响。

在初中期间，我结识了邻乡协兴场的邓仲齐（后改名邓垦），他是同班同学，和我很熟，过从甚密。我还到他的家，堪称少年好友。他的哥哥就是邓小平同志。他父亲在乡下很有影响。

1926年秋，我初中还没有毕业，就和萧远循等几个同学到南充，以同等学力报考军阀罗泽洲举办的嘉陵高级中学。考试结果我同萧远循等都被录取了。南充是川北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、政治中心，位于嘉陵江畔，离我家乡210华里。上高中，费用开支无疑比读初中大得多了。我报考时，没跟父亲打招呼。考取回来跟他一说，

他内心很想支持我，无奈家庭困难，他心有余而力足。而外公已入垂暮之年，平时积蓄不多，资助也有限。父亲因为无钱，故不同意我到南充读高中。我找理由说服他，说高中毕业后，文化水平高些，可能找到较好的职业，即使当教师，薪水也会多些，对家里可能有些帮补。经再三要求，父亲为了满足我上进求学的愿望和希望晚年生活有所改善的憧憬，于是四出借债，加上外公少量资助，我勉勉强强进入高中学习。

这时候，中国正值大革命时期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，人民革命运动席卷全国。在我们学校表面看不到革命活动，只听说学生中有“国家主义派”，人称“狮子狗”。说明学校是有党派活动的，有斗争的。但因为埋头读书，不问政治，实际情况很不了解。

1928年，邓仲齐从成都到了嘉陵高级中学。他原来和我在广安县读初中，后来没考高中，到成都华西大学就读。他回南充后，跟我谈起了成都反动军阀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情况。当时成都三个军阀邓锡侯、田颂尧和刘文辉，组织三军联合办事处，联合军事法庭，统一反共行动，联合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。他们杀人不眨眼，凡是发现有一本红皮书的，抓到就杀，真是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肯放过一个”。邓仲齐本人在成都参加学生运动，被反动派追捕，于是逃回嘉陵高中读书。他还跟我谈起了革命力量不断奋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壮烈情景，我听了这些，感触颇深。

在我们学校，表面仿若平湖，实际上亦风闻有两派的斗争。一派是倾向于反共的醒狮派（国家主义派）的师生，他们的活动比较公开。另一派是倾向于革命的思想比较进步的师生。但我由于埋头功课和书堆，从不介入政治运动，因此，两派斗争的内幕一无所知。192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罗泽洲的军队突然包围了我们学校，搜捕学生和个别老师，当搜查到我住的房间时，我被惊醒，不知发

生了什么事，忙坐起身。那个主持搜捕的人（是学校的一个什么职员）说：“不关你的事，你继续睡觉。”这说明学校当局知道我当时没有参加政治运动，是个不问政治的“好学生”。后来听说捕去了一个老师和3个学生，这是国家主义派告发的结果。

1929年6月底，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，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邝继勋（党员）率领二千余名官兵在遂（宁）蓬（溪）边界发动兵变。部队起义后，组成中共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，由邝继勋任总指挥，罗世文任党代表。后起义部队转移到达达县时，被数路敌军沿途节节围攻打击，起义失败，这也是以后听邓仲齐说的。

我听到这些消息，虽不胜感慨，但是仍满足于做一个好学生，埋头读书，思想上没有什么变化。

嘉陵高中当时分文科和理科，我读的是文科。在3年高中期间，我重温了孔孟一些书，也读了老庄、墨子和荀子的书。按照师嘱，我挥笔写了一篇《儒墨之异同》的论文，虽受到老师的嘉许，但严格来说，还是涉猎不精的。有的老师还教过唐诗宋词。我读过李白、杜甫的诗和苏东坡、辛弃疾、柳永、李清照等人的词。但自己并没有学习写诗填词。有的老师还教过鲁迅的小说，如《阿Q正传》、《祝福》等，但我并没有深入钻研，不懂得鲁迅作品的真谛。此外还有历史、地理、数、理、化和外语等课程。对于数理化，我较少去钻研。对于外语，我倒是颇感兴趣的。我读过一些外国文学书籍，如《天方夜谭》、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和《沙氏乐府本事》的英文本等，借助词典，我是能读懂的。

总之，我在这3年中，读书是刻苦努力的，学习成绩是一流的，所以年年免交学费。但不足之处就是不能象明朝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所说的那样：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自己只知埋头读书，不问国家大事。因此，思想是跟不

上迅速发展的历史潮流的，可以说我是个时代的落伍者。

1929年夏，我21岁，眼看高中毕业，就在进入社会找工作做了。此时，心情反而很不平静，主要是担心毕业即失业。因此，有多少个夜晚，辗转难以入眠。后来，据说是军阀罗泽洲为了树立嘉陵高中在各县教育界的影响，指令学校及他管辖的各县教育局，嘉陵高中第一届成绩优秀的毕业生，都要分配到各县县立中学教书。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被广安县立中学聘为国文教员的。

是年秋，我开始过教书的生涯，教的是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。以我的学识，应付教学问题不大。此时，我月薪40多块光洋，另外，改卷子还有津贴，除去伙食，我可以积蓄一点，也可以帮补一下家用，家里的生活就稍好一些。

然而，新的环境使我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平静与古旧了。学校师生，一方复旧保守，一方趋于新潮。我在此情况下，思想倾向于新的方面，于是寻找新的读物，吸收新知识。我读了大革命时期留下来的一些报刊杂志，如《新青年》杂志、《创造》月刊和季刊，读了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等人的文章、小说和诗歌，俄国卢那卡尔斯的艺术论、屠格涅夫的小说等。我如饥似渴地学习，热情简直不可遏止。越学习，越觉得自己的知识贫乏浅薄。经过2年教学实践之后，我已在教师学生中提高了威信，教书也轻车熟路。但我感到不能安于现状，所以，我决计要到上海求学去。

第二章 走上革命的道路

一、 报考政治学校

1931年6月，我靠两年来薪金的积蓄，加上父亲借债支持，毅然决定赴上海继续求学。和我同行的有萧远循、李才杰等好几个同学。

此时，我心情喜忧交集：一方面，自己是个热血青年，血气方刚，不满足于教书生活，决计迈出巴山蜀水，到外地求学，以图开拓视野，增长知识，将来有所作为；另一方面，割慈忍爱，离乡别井，虽则不是游子肠断，百感凄惻，然离愁别绪，还是有点令人黯然神伤的。

幸好同学们结伴而行，有说有笑，故心境容易改变。我们从广安到重庆后，乘搭轮船沿江而下。这年长江发大水，江水飞流湍急，其势犹如万马奔腾。船到三峡，我首次看到了三峡的雄奇绝景，两岸悬崖峭壁，对峙相望，仰视苍天，如同匹练。轮船风驰电掣地到达巫山十二峰时，举首仰望，只见纤丽奇峭的神女峰白云缭绕，仿若鸾鹤翔舞。迎着江风，我的心情如同汹涌澎湃的洪流，神女多情，楚王惊梦的传说，久久在我的脑海中萦回。船驶出三峡之后，沿江千数百里一片汪洋，两岸除见少数树巅及个别屋顶星星点点浮出水面之外，尽成水乡泽国。长江中下游地区，遭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浩劫。

我们乘船航行了5个昼夜，就到达了上海。同乡同学邓仲齐比我们早到上海。事先我就和他作了通讯联系。他到船上来接我和其他一些同学，并接到他住的地方同住。那座房子整个都由我们包

下来了。

上海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，也是闻名中外的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也可以说是旧中国城市的一个缩影，外表繁华，但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旁边，却紧挤着无数残破简陋的贫民窟，给人以一种鲜明对比的印象。在那里，外国洋人飞扬跋扈，横行霸道，达官贵人骄奢淫逸，纸醉金迷，买办奸商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帮会流氓分子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。而广大下层人民、失业人群却整日为生活温饱而奔波，不少甚至沦为乞丐，流落街头。目睹这种腐朽腐败现象，真是令人痛心疾首。我们因为忙于复习功课，准备高考，无时间也无权去过问这些。

有一天，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房里复习功课，忽然来了5个人，有男的也有女的。邓仲齐对我说，谁是他的哥哥。这是我初次见到邓小平同志。他剪着平头，穿着白绸长褂子，没有讲什么话。他认为我们都是从四川乡下来的学生，他弟弟还是可靠的，因此借我们的房子开会，叫我们到公园去玩。我们回来时，他们已经走了。

在上海，我经过一段时间补习之后，报考了两间学校，一是北平师范大学，一是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，两处都录取了。上那间学校好呢？北平师范大学除免交学费外，其他都是自费，我家庭经济困难，承担不起，更不要说读到毕业了。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纯系官办，除免交学费外，食宿和制服都是学校供给。考虑结果，我只好进政治学校。

南京乃六朝首都金粉之地，虎踞龙蟠，襟带长江，现在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。政治学校座落在南京红纸廊，校长名义上是蒋介石，实际主持的是教育长罗家伦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该校完全处于和平状态，所学课程和与普通大学差不了许多，并设有《三民主义政治学》、《三民主义经济